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法老的诅咒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著
海 克·霍尔拜恩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法老呻吟着睁开

眼睛，对刺死他的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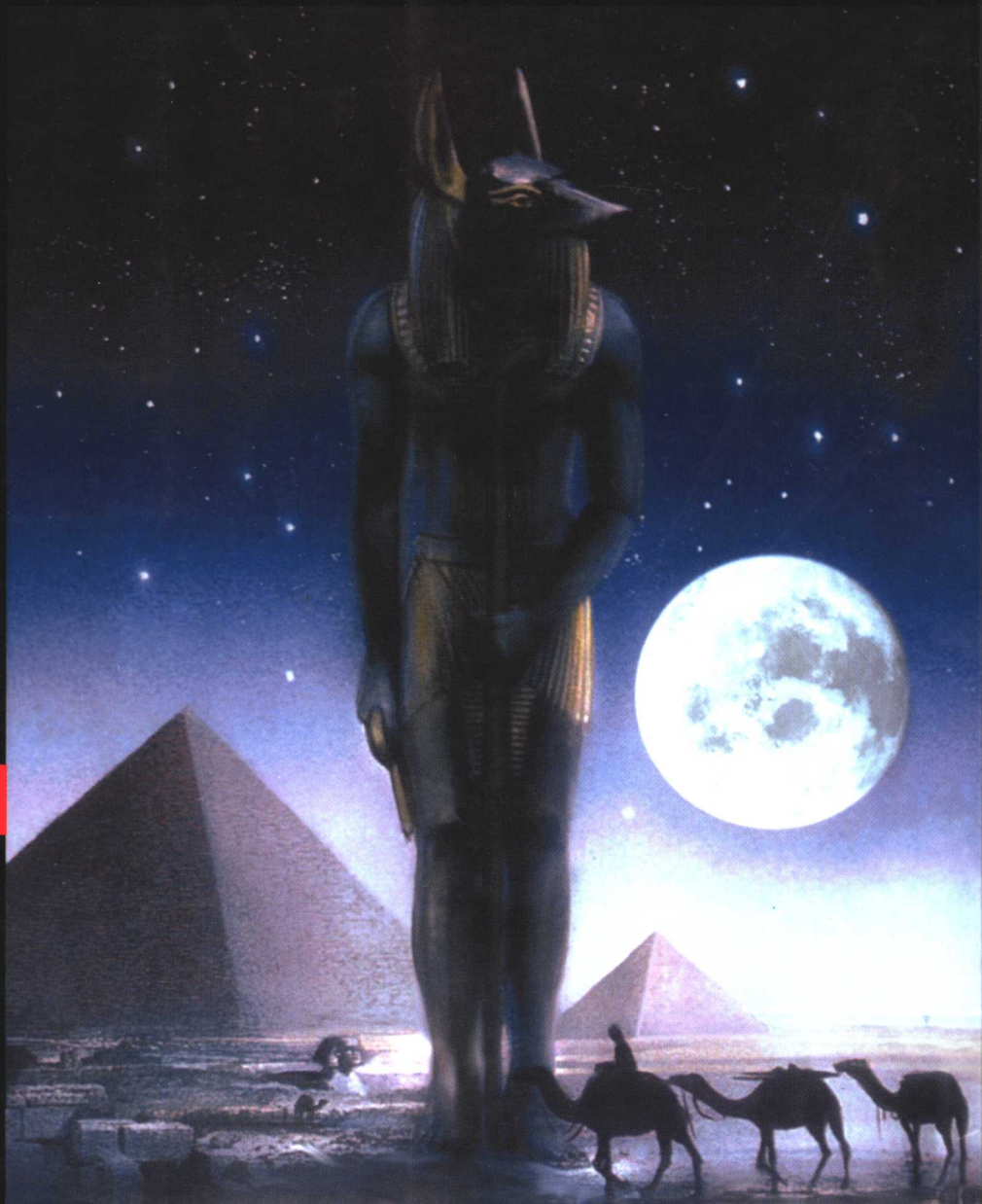
徒发出临终前的诅咒：

“你……杀死了我，

我要诅咒你！你将永远

活着……直到有一

天，一个死人……”



I 516.84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法老的诅咒

【德】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著
海 克·霍尔拜恩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3-5515

Wolfgang Hohlbein, Heike Hohlbein

Die Prophezeiung

Copyright © 2003 by Verlag Carl Ueberreuter, Vienna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老的诅咒/(德)霍尔拜恩 著;王泰智,沈惠珠 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7-02-004376-3

I.法… II.①霍…②王…③沈…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744 号

策划: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王瑞琴 装帧设计: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李 博

法老的诅咒

Fa Lao De Zu Zhou

[德]霍尔拜恩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02-004376-3/I·3318

定价:29.00 元

目 次

序 幕	1
三千三百年之后	
古尸还阳	9
不速之客	19
密林鬼影	26
怪犬之谜	34
灾祸骤起	42
佩塔赫的第一个故事	54
突然遭袭	66
女警萨莎	75
佩塔赫的第二个故事	83
机场噩梦	91
生命之符	106
神秘隐士	113
昔日医院	122
幽灵战车	131
再入梦境	142
电话引起的灾难	149
虚幻旅馆	158
邪恶势力	166
佩塔赫的第三个故事	175
开罗欢迎你	181





法老的诅咒

惊魂之夜	193
导游雅西尔	202
金字塔下的密室	210
法老的诅咒	215
地下暗河	223
神猫圣殿	231
最后的长梦	248
帝王谷之谜	262
神祇的较量	271
诅咒应验	289





序 幕

他的武士几乎全部战死，还活着的少数几个人，很快也会阵亡，青天之下没有任何力量还能拯救他们。敌人过于强大——每一个武士都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任何勇敢和斗志都无法摆脱面前的绝境。他知道这一点。他眼前的这块高地，位于峡谷之中，两侧峥嵘的岩石被烈日照射得炽热无比，空气里充斥着烟尘、人和动物的刺鼻的汗臭；武器的交锋和人体碰撞的声音中，夹杂着刺耳的痛苦喊叫和死亡呐喊。

但，高潮已经过去，武士们为捍卫他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已经变成了绝望的退却；战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延缓敌人的进攻，为他的生命争取多活几分钟，但结果却只能是在羞辱中死亡。

阿肯那顿^① 法老心里很明白。或许这是他作为人和神的生命中的第一次

^① 阿肯那顿(又译埃赫纳吞,活动时期为公元前14世纪),即阿蒙诺菲斯四世,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公元前1353—前1336在位),致力于宗教改革和艺术创新。





法者的诅咒

醒悟。他是埃及的统治者，惟一的神的代表，他现在才真正知道了他生命的极限；死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再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此时和此地。他不感到恐惧，或许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叛徒要消灭他的军队，知道已经没有逃脱的可能。

他没有感到恐惧。

而只是愤懑和伤心。

他心中升起一丝深深的夹带着怒气的失望，他的终结竟然是在这烈日下的炽热的沙漠上悲惨地死去！

他不明白，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下场？

他不知道谁是他的凶手，或许这也是他感到最难过的事情：必须死去，却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行。那些拼死保卫他的勇士们，也必须以这种残酷的形式遵守他们的誓言——失去生命，但他却无法告诉他们一个合理的原因，而且也不知道他的凶手到底是谁。

阿肯那顿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向狭窄的岩石缝隙中走去。刺眼的阳光几乎使他失去视觉。每走一步都耗费他极大的精力，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折磨，都像是一支炽热的燃着火的箭穿透他的身躯。他知道，他很快就无法再忍受这种苦难。他不是个强壮的人，和他前任的法老们相比，他很少外出狩猎，也从未参加过征战。是啊，过去尼罗河五次泛滥期间，他甚至没有离开过他的阿赫特阿顿王宫。也许正是这些疏忽，现在他的报应来了。他的身后是被烈日烧焦的沙漠，一个强壮的汉子也许有可能坚持走到王国的首都底比斯，这本来是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地。阿肯那顿想，这也许不仅是他旅行的目的，也是这次卑鄙的袭击的根源。他在建立新的王国过程中废除了不少旧的制度，这不仅惹怒了过时的神祇，而且也惹怒了他们的祭司，他并不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糊涂：他当然知道，他的很多子民还在秘密信仰旧有的宗教，还不能摆脱旧有的迷信，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一些祭司和将军。但阿肯那顿认为，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于暴动，敢于弑君！他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死人，如果他现在还有力气的话，他或许会笑起来，但他现在只能歪挑一下嘴唇，最后出现的并不是微笑，而是一副痛苦的扭曲。

他走到了那块狭窄石缝的尽头，停住片刻，回首向身后望去。峡谷中笼罩着浓密的烟尘，几乎看不见山下惨烈的场面。在下面仍然战斗的，是那些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然而，即使是一头雄狮，面临上百条豺狼的同时袭击也有筋疲力尽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名武士即将阵亡，然后那些人就会上来，就会把他也杀死。





一股刻骨的悲痛，在阿肯那顿身体里扩散着。这是为什么？他做了些什么，使他们举起了拳头，反对他，反对国家的君王，反对一个神？他到底做了什么，使那些他和他的人民始终崇拜和赞美的神祇把他抛弃？

他颤抖着把脸转向旭日，强烈的阳光照射得他眼睛发痛。阿顿^①，他想，你为什么把我抛弃？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儿子？是你把国家交给他统治这里的人们，是他扩大了你的荣誉，把其他神灵赶了出去。

但是，燃烧着的太阳圆盘却没有回答，只有它的光继续炽烤着阿肯那顿的眼睛。它的炎热吸干了阿肯那顿身上最后的水分。他渴，难以忍受的渴。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渴和饥饿，他一生中，每一个愿望都是被人们从眼神中看出并给予满足。他根本就不懂得匮乏是什么含义。而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甚至希望用一口水来交换一切。他摇晃着继续向前走去。他已经没有力气奔跑，而且他也根本不想再奔跑。他早已意识到，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没有他可以逃往的地方。他离开战场后走的每一步，都只能是他痛苦的延伸。

尽管如此，当他来到峥嵘的岩石之间，遥望面前那辽阔的布满乱石的平原时，却不想停住脚步。在那遥远的天边，他仿佛看到了山峦的影子，但那或许只是他眼前的黑色迷雾造成的幻影。他吃力地一步一步走着，在干渴和疲惫中已经半死。他的四肢就像悬在身上的铅块，他所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都像是一团火。他的双脚早已磨破，在炽热岩石上留下了血红的脚印。在往山上走的路上，他跌倒过一次，双手被尖利的石块划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不放弃，为什么还要等待他们上来把自己杀死？死亡在他看来是一种解脱，但不知是什么还在驱使着他继续折磨自己，仍然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尽管这只能意味着痛苦。

他的脚终于陷入了一个石缝之中。他翘起了一下，想支撑住身体，但还是跌倒在地，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脚上。他感到他的左腕折断，一阵剧烈的疼痛，但却仍然是那么奇怪的不现实——好像有这种感觉的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一个死去的人；一个他很快就要成为的人；一个死去的国王，一个死去的神。但他的死却和他的一个普通子民没有什么两样。

在一瞬间，他怯懦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强大的死神向他走近。但他的时限尚未到来。恰恰相反，他感觉到生命再一次回流到他那伤痕累累的身躯。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受：他已经受到致命的伤害，他感觉到每一个细微的伤痛，鲜血

① 在阿肯那顿法老执政以前，古埃及人信奉太阳神拉及其他神祇，他执政后改奉单一的神灵太阳圆盘阿顿。本书主人公——十五岁的男孩也叫阿顿。





法者的诅咒

从伤口中不断涌出。突然，似乎有什么又把他拉了回来，似乎有一种比死神更为强大的力量，向他伸出了手，把他推回到活人的世界。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还不能泛舟在死神的黑水之中，因为还有什么需要他去完成。

难道是太阳神阿顿终于记起了他的孩子？阿肯那顿法老痛苦地呻吟着，他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鲜红的血和带有咸味的眼泪流在了一起。他使出肢体中最后一丝力气，转身仰面躺在地上，强迫自己凝视着那惨白而炽热的太阳圆盘。他只要盯视太阳稍长一点时间，他的眼睛就会被烧焦，然而，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确实，天空中燃烧着的圆盘前面有什么在移动。一个阴影，巨大、强壮和黑色，手中拿着闪闪发光的青铜长矛。一瞬间，阿肯那顿产生了一种强烈而粗犷的希望，使他又有了力气用胳膊支撑起身体。

他眼中的薄雾散去，他终于看到，是谁来到了他的眼前。

他所看到的，使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在一瞬间甚至忘记了疼痛，忘记了他左手的剧烈颤抖，忘记了他心肺中的火焰。他难以置信地睁圆了眼睛，望着那个颀长的身影，正从太阳方向朝他走来；那身影的手臂上挂着一面残破的盾牌，额头上的伤口流着血，手中拿着一支沾满血污的长矛。

“是你？”阿肯那顿法老疑惑地轻声说，然后，再一次带着莫大的惊惧，几乎是呐喊：“怎么是你？”

他的凶手离他这么近，那影子就像是一块蛛丝织成的黑色尸布，覆盖着阿肯那顿的面孔。他手中的长矛在颤抖，拳头紧紧地攥着，骨节清晰地突出来。

“对，”那影子说，“是我，你这个白痴！”

“可是……为什么呢？”阿肯那顿轻声说。他不明白。不正是他，曾大力支持他的宗教改革吗？这是他的朋友啊！

“为什么？”他再一次轻声问。

“为什么？”叛徒重复说，笑了起来。“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这个白痴？”他举起长矛，好像立即要刺下去。他的面孔变了形，但他又把胳膊放下了。

“因为你是我们国家的灾星！”他充满仇恨地说，“因为你背叛了古老的神祇，把埃及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你不是法老！你从来就不是！你只不过是一个白痴，一个傻瓜，永远不应该登上这个国家的王位！杀死你，是你的荣耀。我应该把你丢在这里，让豺狼把你吃掉！”

“灾星？”阿肯那顿望着叛徒那张狭窄而年轻的脸，却无法感到仇恨或者愤怒。“可，我给你们……带来和平呀！”





“你的和平！”叛徒尖刻地笑了起来，“直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你说和平？我们的敌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们潜伏在我们的边界，就像是一群鬣狗，正在寻找下嘴的机会！国内的人民不要你的神，整个祭司队伍都在骚动之中！这就是你的和平！”他突然喊道：“这个国家将因为你的和平而毁灭，你这个该诅咒的白痴！这不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和平！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艺术的摆设和美丽的辞藻，而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力量，让它的敌人在恐惧面前跪倒在地！”

阿肯那顿无言地望着叛徒，然后又轻声说：“原来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你想自己当法老！”他凄惨地笑了。他的血管中有什么流进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强烈地咳嗽着。他终于又稳定下来，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你不会成功的，我的朋友，”他温柔地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法老，或许确实是一个懦弱的君王，就像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但有一点我却从来也不是：像你一样的叛徒！一个双手沾满合法君主鲜血的人，绝不能登上埃及法老的宝座！”

叛徒摇了摇头。“请放心，阿肯那顿。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也不会知道你被谋杀。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阿赫特阿顿王宫。”

阿肯那顿一时迷惑不解，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这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他说。

“会的，”叛徒回答说，“难道你已经忘记，正是我向你建议不要做这次旅行的吗？”

阿肯那顿苦笑着说：“但一开始是你向我建议做这次旅行的，是不是？”

“正是。而且我的计划实现了。我的其他计划也会实现的。这个国家将属于我。也许不是明天，也许也不是下一个尼罗河泛滥之后，但总有一天！”

“在我之后，会有别人上来，”阿肯那顿说，“你想把他们都杀死吗？”

“别人？”叛徒笑了，“呃，你是说图坦卡蒙^①吗？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要统治这个国家，就需要顾问和朋友。埃及的王位太大了，一个像他那样的孩子，是占不满它的。你也是需要朋友的——难道你忘记了吗？”

阿肯那顿的面色黯淡下来。“你是从第一天就已经计划好了，是吧？”他问。

“不是从第一天，”叛徒回答说，“但已经很久了。是的，我恨你，阿肯那顿！”

^① 图坦卡蒙(活动时期为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法老(公元前1333—前1323在位)，因一九二二年发现他的陵墓完好无损而闻名世界。





法老的诅咒

你把我们的国家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你藐视古老的神祇，破坏了古老的秩序。为了这个我就要杀死你。我要像你对待神祇的名誉那样来对待你：我要毁掉一切对你的怀念。你将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自称为阿肯那顿的阿门诺菲斯四世！后人将不会知道，还有过你这个人。”他轻轻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很难看，“就像没有人会把我称为凶手一样。不是这样吗？我不可能杀死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

“你……真是发疯了。”阿肯那顿轻声说。

“也许吧，”叛徒回答说，“但是，为了推翻一个发疯的人，就需要另一个发疯的人！”

说完这句话，他举起了长矛，冲过去深深刺入阿肯那顿的胸膛。长矛的尖头穿透阿肯那顿的背部，被地下的岩石所折断。

叛徒喘着粗气又站起身来，望了一眼那个弯曲的突然变得如此可怜的身躯。他转过身去，想回到他的战士们那里，这时候阿肯那顿呻吟着睁开了眼睛。叛徒呆住了。一种极度惊惧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法老……他还活着！

“叛徒！”阿肯那顿用垂死的声音说，“你……欺骗了我。你……违背了向太阳神阿顿许下的誓言！你……杀死了我。我诅咒你！”

“住嘴！”叛徒喊道。他的声音尖利，眼睛里闪着凶光。但他却不敢接近躺在地上的身躯。

“你……杀死了我，”阿肯那顿重复着这句话，“为此我要诅咒你！但不是用死亡，那将便宜了你。你将……活着。你将永远得不到安息……直到……有一天……一个死人把所有武士从他们的沉睡中唤醒！只有那时，你才可以死去！这就是埃及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对你的诅咒，你这个叛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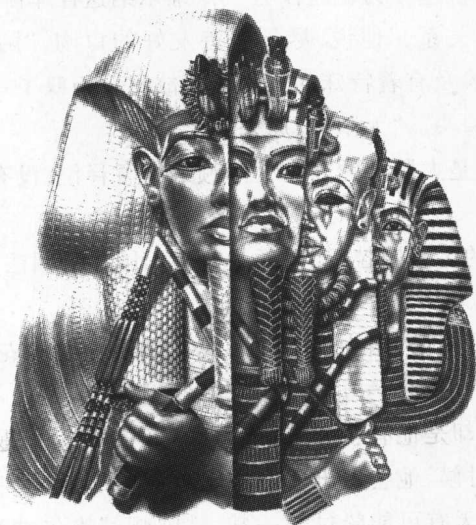
说完这句话他就死了。

他的身体最后一次拱起后落到了地上，叛徒可以看到，生命从他的眼睛中消逝了。

叛徒站在阿肯那顿尸体前很长时间，低下头望着地面，但却无法在头脑里排除掉最后那些话语的恐怖：“你将……活着。你将永远得不到安息……直到……有一天……一个死人把所有武士从他们的沉睡中唤醒……”



三千三百年以后



古尸还阳

“阿顿？你真的叫阿顿？”

阿顿把一句到嘴边的粗话咽到了肚里，只是尴尬地笑了笑并耸了耸肩膀。用这种方式回答维尔纳的挑衅，或许就不至于被这个流氓打掉牙齿。要知道，维尔纳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才把拳头打在别人的脸上，有的时候，他只要来了打人兴致。把别人痛打一顿，是他的一大乐趣。

阿顿绝不是一个胆小鬼，身体也不虚弱也不矮小，但在个头一米八、膀大腰圆的维尔纳面前却像一个侏儒，再说他也没有兴趣在放假前四天被送进学校的医务室。目前，医务室的病榻上只躺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学里齐，两周前他犯了一个错误，对维尔纳说了一句真话。

“你的父母肯定脑子有毛病，是不是？”维尔纳冷笑着继续说，手在牛仔夹克口袋里已经攥紧了拳头。“或者是你的老爸太吝啬，在正规的名字安东里节省了





法者的诅咒

一个N^①?”他大笑起来，得意地品尝着自己说的笑话，阿顿强压怒火，保持冷静。但在内心里他却同意维尔纳的观点：他的爸爸妈妈为他起的名字，经常成为别人斜视和讥讽的对象，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像维尔纳这样卑鄙。

“它和安东没有关系，”他说，尽量保持友好的口吻，“阿顿是古埃及的太阳神。我爸爸妈妈对埃及有着特殊的偏爱。”他故意大声叹了一口气补充说。

维尔纳皱起了眉头。“太阳神，原来如此。”

“其实也不完全是太阳神的名字，”阿顿继续解释说，没有顾忌内心里响起的让他闭嘴的警告。

“其实，太阳神的名字叫拉，而阿顿是对太阳圆盘的叫法。后来，埃及法老阿肯那……”

他一下子中断了话语，因为他看到了维尔纳眼中的火花。维尔纳是一个智商相当于厨房蟑螂的白痴——但体重却有一百七十磅。

然而最危险的，却是他有自知之明，而且对智商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此在明确感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做出适当的反应。

看起来，阿顿今天有可能躲过这一劫。“阿顿，”维尔纳又重复了这个名字，然后耸了一下肩膀，转过身去，走向学校宽敞的庭院，身后跟着两个他团伙的哥们儿。这个团伙是控制寄宿学校的绝无争议的统治者，下一个学年他们就将进入阿顿的班级。虽然到暑假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校长聪贝克已经通知了维尔纳，说他还有机会在这里再转一遭：也就是说他留级了，而且不是第一次。而那两个围在他身边的时而当跑腿时而当打手的白痴，也将和他同时留级。

阿顿压下了又一次火气。他问自己，是什么让他遭受这样的命运？桑格尔寄宿学校其实哪儿都不错——这所昂贵的外界很少知道的私立学校，位于州府附近一个叫克雷斯费德的小镇的山丘上，在大部分旅游交通图上几乎找不到它的名字。建立这所学校的宗旨，本来是为培养高智商的年轻人，但可惜，一些父母的金钱发挥了作用，使别人不敢对他们爱子的智商妄加评论。至于维尔纳和他的三个信徒怎么混了进来，对阿顿还是个谜。

“嗨，阿顿！”他身后的一个声音说，阿顿转过身去。只见是学校的管家罗德·本德尔，正在用眼睛盯着那三个男孩。“有麻烦吗？”他问。

阿顿摇了摇头。“没有，”他说，“我们只是认识了一下。维尔纳和他的朋友明年将是我的同班同学。”

① 在德语里，阿顿的拼写为 ATON，而安东则是 ANTON。





本德尔笑了,但却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巴士已经来了,”他说,“你知道,聪贝克校长是不喜欢等待的。”

阿顿当然知道!在聪贝克校长的性格当中,最缺少的可能恰恰是忍耐和宽容。如果他说,巴士十一点开车,那他的意思就是十一点整,而不是一秒钟之后!阿顿点头感谢本德尔的忠告,赶紧向校园另一面的大门跑去。

在要塞般的修道院的停车场上——桑格尔寄宿学校就设在修道院内——这时一辆双层巴士正等待着孩子们,他们今天有幸和聪贝克校长一起外出游览。

阿顿显然已是最后一个,他刚刚上车,车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司机启动了马达。巴士里几乎坐满了——因为聪贝克同时判决了四个年级的学生,陪他去州府参加这次他最喜爱的参观博物馆的活动。阿顿吃惊地发现,维尔纳和他的朋友也坐在巴士的后排座位上。聪贝克指了指他身旁的一个空座位,阿顿急忙坐了下来。

行程大约持续了三刻钟,因为紧靠在聪贝克身边,阿顿感到相当无聊。但他还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反正过几天就要放假了。

在巴士上一百多名学生中,阿顿可能是惟一对这次参观专题展览不感兴趣的人。这是有其特定原因的。他刚才向维尔纳讲述他爸爸妈妈对古埃及有偏爱时,已经大大淡化了事情的真相。实际上他爸爸妈妈狂热地迷上了那个法老的国度。他爸爸一年中有半年——至少半年——在埃及工作。自从阿顿记事以来,他的双亲每一个假期都在那里度过。阿顿从小长大的房子,简直就是一座埃及博物馆。他是在有关阿蒙^①和拉^②,伊希斯^③和奥西里斯^④,阿努比斯^⑤和巴斯荅特^⑥的故事中长大的。从他开始识字起,他爸爸妈妈就把印有金字塔和洞穴壁画的彩色照片图书塞到他的手里。更准确地说,对埃及的各种知识多年来早已从他的耳朵里往外流了。所以,他不高兴再去参观什么古埃及展览。阿顿感到左肩膀有些发痒。他举起手,心不在焉地把手指摁在上面。他甚至可以透过夹克的布料感到这种发痒的原因。那是他皮肤下面的一个小小硬块在作怪,有记忆以来只要着急或激动,他就会产生这种感觉。爸爸妈妈说,在一次爆

① 阿蒙,古埃及诸神之王。

② 拉,古埃及太阳神。

③ 伊希斯,古埃及著名女神。

④ 奥西里斯,古埃及主神之一。

⑤ 阿努比斯,古埃及神,狗头人身形象,死人灵魂的向导。

⑥ 巴斯荅特,古埃及猫王女神。





法者的诅咒

破事故中，一块小石子进入了他的身体里面。他当时只有五岁，医生说这个异物在身体里没有危险，所以也就没有考虑把它取出来。

阿顿对这一天的日程安排似乎没有感到意外。展览本身并不差。组织者确实付出了努力。平时显得有些冷清的大理石展厅，通过精心安排的灯光和大屏风，分隔成了很多小巧和明亮的小岛。小岛的中央摆放着展览的精品，墙壁上挂着巨大的大多为彩色的照片，小一些的照片都贴在厅中的隔板上。在众多的玻璃展柜中，可以看到各种出土物件，旁边摆着介绍展品的标签。阿顿的内行眼睛当然立即就发现了组织者所忽略、参观者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错误。

阿顿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懒散地走在各个玻璃展柜中间，不时看一眼这个或那个标签，仔细研究着。突然他在两只并排在一起的大小展柜前面停住了脚步。其中的一个展柜，实际是一个明亮有机玻璃的方块，里面的一个黑色仿花岗岩的塑料底座上，摆放着一件展品，第一眼看上去，好像是一堆肮脏的满是锈迹的破布团。旁边的小标签告诉观众，这是一具出自第十八王朝的猫木乃伊，是在著名的布巴斯提斯^①猫墓地中发掘出来的。

阿顿皱起了眉头，又转向另一个较大的展柜：

武士木乃伊

旁边的小标签上这样写道：

发掘萨卡拉时出土

“真是胡说八道。”阿顿嘟囔着说，就在这一刻，身后传出了一个声音：

“这家伙长得真像是里齐和我们交谈后的样子。”^②

阿顿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站在他的身后。

但他还是转过身来——看到了维尔纳闪烁着的险恶的目光，恰和他嘴角的微笑形成鲜明的对照。

阿顿试图小心翼翼地撤退。他刚迈出一步，维尔纳就做了一个手势，他的一个帮手立即挡住了阿顿的去路。

“为什么说标签上胡说八道？”维尔纳想知道。他的眼睛变细了，嘴角的微笑也随之消失。阿顿向旁边靠了靠，想向聪贝克校长和其他教师求救。但他没有机会。学校的其他人都在展厅的另一角，只有大声喊叫，他们才有可能听见。

“因为武士是不能木乃伊化的。”阿顿迟疑地回答。

^① 布巴斯提斯，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古城，公元前九世纪达到鼎盛。

^② 因现在的里齐正浑身缠着纱布躺在校医院里，那样子就像木乃伊。

